

主日學部的發展與變遷

受訪者：吳克正(下稱「吳」)

訪問者：黃慧賢(下稱「訪」)

訪問日期：2014 年 7 月 17 日

訪：你十幾歲入主日學？

吳：[由]十幾歲 … 十二歲左右，係咪？… 黎師奶就揪住我嘞…咁[話]：「不如咁啦，湊個細佬嚟主日學…幼兒班主日學，你自己都嚟埋啦。」我就咁樣嚟咗主日學。

訪：其實，咁即話…你好可能係你啲妹返來主日學先，其實都係因為…咁？

吳：我啲妹後來個個都有返主日學。我屋企啲教會個個都唔同。我大妹係天主教，我其他啲妹呢，有啲嚟加拿大，但係都唔同教會，個個都係基督教，但唔同教會，OK？我細佬做咗十幾年醫生，又做咗十幾年牧師嘞。

訪：咁你咪講吓主日學部嘅工作囉，你嘅年代同黎師奶年代個個嘅分別呀，或者你睇到嘅…時代嘅變遷呀…

吳：只可以由我自己嘅角度來睇啫，黎師奶做部長嗰陣時呢（註：黎師奶即黎耀球夫人，做了主日學部長 31 年），係好有制度，好有系統，好有班底。佢一個禮拜七日都嚟聖士提反堂。佢一至六係做小學個個主任…即係校長啦。嗰陣時，名義上小學校長是主任牧師張榮岳（註：後陞任法政牧師、會吏長、副主教），但只不過係對外（如教育司）嚟啫。對內，主任其實即係校長。咁其他啲教員：李國器先生、司徒齊幼先生、施婉華先生、葉蘭英先生…仲有…仲有啲人唔係聖士提反堂小學嘅，好似黃超雲先生、徐佐治嘅媽咪——徐黃志瑩。咁好多都一齊…都係先生，但係佢哋就嚟主日學…又做先生，有好多機會吸引小學的學生來主日學。咁變咗好緊密囉。咁[好似]戰友咁啦，如果要傾咩嘢，就去黎師奶屋企…黎師奶有個大嘅屋企。佢嘅家宅，啲人上去[佢]好歡迎，有時聚餐，有時茶會，有時又開紀念會呀，或者聖誕節慶祝會呀，咁好方便。好似一家人咁。

但係到我做部長嗰時呢，就唔同嘞。因為我唔係教育界嘛，我就比較唔同喇，我就比較用另一個制度。我就搵邊個人係教育界，邊個人有教書技能，適宜做教學，例如黃超雄、梁貫成，或者戴德正…其實我屋企有一張教職員表，1979 年嘅，可以帶俾你睇。我就安排因材分擔不同工作範圍，做邊個崗位嘅副部長。一個副部長係做教學嘅；一個副部長就係做行政，例如莫演鑫嘅；一個副部長做活動，例如區求安。即係，我就係另外一種 system。我初頭都有教嘅，但係後來，就有教嘞；即係我就比較 detach 咗啲。但我之後呢，戴德正又唔同方法㗎。咁到依家呢，佢哋又另外一套㗎。依家佢哋多啲用家長嚟做老師，或者家長做幫手，幫手個崇拜。但嗰時黎師奶時代呢，就一定係嚟黎師奶最高個班，嗰個師範班學過嘢嘅，咁就來教囉。

訪：即黎師奶嘅年代呢，就有兩班班底，一班就係老師，係嚟教育界嘅老師。

吳：特別係聖士提反堂小學嘅老師。

訪：第二班呢，其實就係主日學嘅畢業生。咁，因為佢哋要上師範班嘅，咁師範班就係去做培訓嘅，培訓完嘅班底就俾返佢哋去教。

吳：係嘞，冇錯嘞。嗰陣時嗰啲大哥哥大姊姊呢，一來好有心啦，二來佢哋就有咩旁騖呀，嗰個年代有咩好多活動呀。佢哋有活動，活動就係主日學嘞，組織夏令會呀，春令會等等，都係係主日學佢哋嘅。當係一種發揮佢哋嘅所長，幫手，享受團契。

訪：剛剛講過年代個個嘅分別呢，就係你哋選擇嘅老師唔同啦，但係主日學個個嘅性質呀、活動呀、內容呀…或者係啲細佬仔嘅數目方面呀，其實去到你嘅年代會唔會已經有唔同㗎㗎？

吳：我嘅年代唔係依家嘅年代㗎，我係 73 至到 89 年。90 年再數十六年就係戴德正，再數就係 Jennifer Wong，到依家係馬文駿。咁，你知主日學部長就係牧師委[任]㗎嘛，依三個部：主日學部，聖歌團，同埋青年部。你話有咩唔同，頭先都講咗㗎。你係指咩？

訪：就係…你嘅觀察。

吳：唔同，跟住個社會唔同㗎。㗎，黎師奶慢慢就有做啦，慢慢個社會嗰啲青少年呢，又[其他]啲吸引多咗㗎。仲有一樣，就係佢哋要應付個家長，要去學咩嘢學咩嘢。嗰度又抽咗啲人。咁仲有啲係喺屋企睇卡通片。所以有一輪呢，主日學都整啲卡通片㗎。我哋喺宗教教育中心嗰度去搵啲卡通片，聖經故事，吸引啲啲細路仔一排。（訪：即係係主日學度播啲嘅？）係，仲有，生日花嗰樣嘢就慢慢有咗㗎。生日花…黎師奶時代係有生日花。喺每個月嘅「生日禮拜」都有。

訪：咁師範班呢？師範班係幾時停㗎？或者…師範班？

吳：師範班…我唔記得。師範班應該係黎師奶有做就…唔係…我嘅年代初頭都有㗎，好似係梁貫成抑或是戴德正做。Exactly 我唔記得幾時停，要搵番…應該係戴德正…初頭都有㗎…。黎師奶呢後來變咗係教啲婆婆呀，教啲成人班。（訪：樂齡團契…）唔係，佢哋係有一班，叫做成人班，啲婆婆。嗰時有樂齡團契㗎，到後來，王健華牧師年代先有嘅…唔係，之前曾國偉會吏長就嚟走嗰時都有嘅…Exactly 呢啲幾時我唔記得，要再查。

訪：你嘅年代嘅時候，啲老師、啲主日學老師呢，都係要搵…嗰時候…即係都係有師範班嘅，係喺嗰度搵老師嘅，但你亦都要喺出面物色一啲其他老師，但係佢哋嘅 training 呀…或者佢哋…

吳：嗰啲宗教教育中心㗎。

訪：即係後尾佢哋就 adopt 咗嗰套嘅教材，即係宗教教育中心嘅…[教材]？

吳：係呀。我哋又有上啲 course 呀，有時…又有啲頒獎呀…我唔係好記得喇…太耐喇。不過我記得…係…服務幾多年呀，咁就有獎，曾國偉會吏長有頒。

訪：我想問下呢，畢業生團契呢，其實個作用，個意義，同埋成立的目的係點樣㗎呢？

吳：（指已提供的參考文件）哩啲嘢有講得好清楚，意義呀…咩嘢呀。其中一個目的呢，佢係想幫主日學嘅。一來係團契，聯絡友誼啦，畢業生[之間]嘅友誼啦。咁另外一個[目的]呢，依家仲有嘅，就係想幫主日學。所以，我依家得閒時，佢哋開教職員會議，我都仲會去做顧問㗎。我哋有幾個顧問嘛。因為我嗰時重係做部長，所以我唔係第一個顧問。第一個顧問就係黎師奶啦，然後到黃超雄啦，到馬偉康啦。因為，我唔做嗰時，我先至跟住佢哋做顧問。然後到戴德正唔做部長，又到戴德正做顧問。

訪：嗰個就係，唔做主日學部部長，就做主日學部嘅顧問。但係嗰個就同畢業生團契就未必有關係？都係嗰班人？

吳：…冇關係…冇直接關係。我覺得你睇哩啲[參考文件]真係有用㗎，因為啲文章呀…比如話…呢個…〈一個良好的主日學教師〉啦…何中中女士講。咁嗰陣時我哋有好多啲[講座]…

訪：何中中係真光嘅校長？

吳：係。變咗…除咗黎師奶做師範班之外哩，仲有呢啲好多講，例如夏令會又有啲講，專題講等等。呢啲講間接就會教育嗰個人做主日學教師囉。我諗依家你都要問吓戴德正，同埋問吓 Jennifer，問吓馬文駿。因為我可能講漏咗啲嘢，佢哋有佢哋個套嘅。雖然話係做顧問，但我亦都唔係次次會去聽佢哋講乜嘢，同埋呢，佢哋自己都係有一啲特別嘅（註：自己特色）。人數依家都多番啲啦。不過如果你話同以前黎師奶時代比，當然以前多。不過依家唔係淨係聖士提反堂的問題㗎嘛。我諗度度都係有咁嘅情況㗎啦，係咪？

（訪問完）